

對話

游靜

距 離 的 組 織

Gregg Bordowitz 在美國「男同性戀者健康危機」(Gay Men's Health Crisis, 簡稱為GMHC)負責製作錄象，亦是每週有線電視節目《與愛滋病並存》(Living with AIDS)的監製。過去五、六年，他是紐約ACT UP的主要策劃人之一，長期專注於組織草根階層，抗議美國政府的愛滋政策，直接導致克林頓現在大力倡導的醫療政改。

我斷斷續續地和Gregg談話接近兩星期，泰半是在爬山、在游泳池、在迷人造溫泉、在酒吧吃爆谷的時候。我相信我已經忘記了，大部分我們說過的，為了拯救那小部分，我只冒着情況混亂，不盡不實的危機紀錄如下：

GB：是的，我一直以為批判是生活的責任，是生活本身。但我的妹妹對周遭不聞不問，完全不相信要所謂警醒、自覺的這一套，我想她這一代是列根世紀的孩子，在長大的過程中不斷被灌輸謬言，踏出大學時發現前途茫茫，被剝削種種發展的機會，有點像你所說的，在香港長大的，年輕人普遍的虛無。

香港年輕人日漸累積的虛無及絕望很大程度上來自被剝削政治權力和社會責任，從來沒覺得過他們生活的社會是屬於他們的。但在經濟上賺錢的機會仍然不少。這導致整個社會的活力都流放到經濟的層面上去，因為那是唯一的出口。殖民地政府讓被殖民者不斷創造無限量的經濟發展機會，並提供資本主義所謂健全的法律制度，比較明顯的基本人身自由，如結婚、生仔（不包括墮胎）、旅遊，並讓被殖民者透過華埠教育或商業階梯暫時享有殖民者享有的特權，暫時幻想自己是殖民者。到頭來，我們都知道，真正得益的是誰呢？香港人被剝削醫治自己與創造自身文化的機會至一個地步，根本不知道（於是不在乎），這些是人之為人的最基本權利。香港人怕九七，很大程度上是怕失去現在有的私產制、商業法、及頗具僅存的幾項人身自由，很少會想到自身的文化將被再一次殖民。

GB：我在捷克旅行時，捷克人民真正需要的其實是彩電、錄映機、麥當勞。美國人完全不知道地球那一面在幹啥。我的父母是第二代移民，波蘭裔美國猶太人，一生是勞動階級。對於他們來說，他們的祖宗過去半個世紀都在經歷壞天氣，像一場刮了幾十年的大風暴。

四歲父親去世時，他的墓誌名上沒考慮過要刻上我這作為兒子的身份。我的繼父及母親是所謂「自由主義者」，就如你在錄映帶中看到的，他們在鏡頭前積極投射他們作為開放型父母的形象。他們長期看電視的經驗教他們公共電視台製造的優良同性戀者父母應該是怎樣的。我的母親說：「我不特別因為你是同性戀者而傷心，我擔心的只是你在曼哈頓街上遭人襲擊，或者你死於愛滋病。」繼父說：「至少你不是毒犯……」，實況是當我告訴他們我是基時，母親啕哭數天如癩子。反而我宣佈我是愛滋病帶病毒者(HIV+)時，他們卻平平無奇，因為不知道那究竟代表什麼。

證實是愛滋病帶病毒者(HIV+)後五年來有病過嗎？

GB：很少。只有輕微感冒。最近檢驗證實染上愛滋病。

這次來加拿大回美時會有困難嗎？

GB：除非我不是公民。美國一定要讓他的公民入境。我本來擔心入加國時會有麻煩，不過我填報海關時撒了謊，他們也沒問。

我過加國海關時卻被隔離審問，連排隊共拖延兩小時多。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不得翻印



圖：Gregg Bordowit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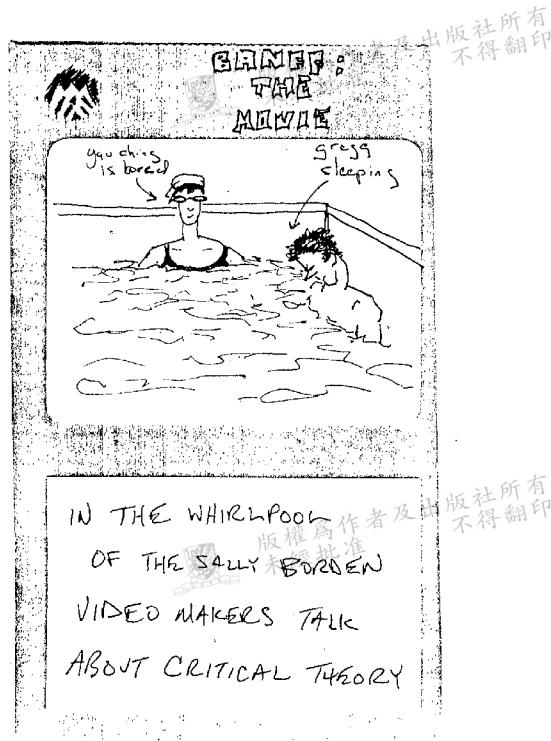
GB：因為你的香港護照？

加上我沒有學生簽證。我到香港移民政局問時他們說我不需要學生簽證。本來我以為同性戀者被時尚化是紐約的特有現象，現在發現這裏亦有這種傾向，真是可怕。

GB：我知道你在說什麼，但我的經驗是……愛滋病教曉我很多，證實是愛滋病帶病毒者(HIV+)之前我甚至不能走出來公開自己的性取向。愛滋病造就了我的身分，我之為我。但一種疾病是一種疾病，我不是天生有這種病，因為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我目睹一個個所愛的人死去，呼天無援，每天也目睹自己一點點死去。我們不會說為染上某一種疾病而驕傲。這教曉我很多關於身分的事情。飄渺，無定向，隨著不同的時空、際遇而改變。同性戀被時尚化使很多學生、年輕人躍躍欲試。我們一直在爭取甚麼呢？不過是鼓勵人們從強迫性的異性模式走出來，發展其他性別的可能。如果人們一直是異性戀者，現在基於好奇、好玩或其他，想試試，那不是很好嗎？

我想我基本上同意你，尤其關於身分的可變易性。但我不同意說身分可以如衣服穿脫下，每分鐘一百八十度轉變，那亦是現在有點同性戀理論走火入魔的情況。就算穿衣服，我們在選擇一件衣服與另一件衣服之間都有點曖昧不明，不完全必然又不完全隨機的關係。我作為所謂香港人這身分內容隨着中英談判前、中英聯合聲明公佈後、六四、與我目前居住在紐約這種種變遷而改變。但我不能突然選擇公告世人我是伊朗人。因為我的身分受制於香港一系列被壓迫的歷史。這歷史亦是不定的，不斷被改寫，但有些基本元素卻不可大幅度改變。所以我跟你一樣不相信本質主義，但如果我們能擁受一些生生不息的東西如歷史為本質的話，我想我未嘗不可以是一個本質主義者。

回說同性戀被時尚化的問題，能鼓勵更多人從強制式異性戀走出來當然是好事，但如果只是為了同性戀是一種時裝、一種名牌，甚至一種特權，我們一直以來爭取的平等，爭取要社會意識到同性戀所經受的壓迫歷史，並不都付諸流水？那就好像男性高呼他們是女性主義者，可以為女性主義者說話一樣，尤其是在學術界。



GB：任何企圖宣佈自己可以代替她者說話的舉動本身都是謬誤。但我亦相信自己是支持女性主義的，而且我尤其相信建立盟友。

我亦相信結盟，但既得利益者在不需要放棄自己特權的情況下聲稱可為受壓迫者伸張正義卻叫人窒息。異性戀冒認同性戀，經常是為了兩邊的便宜都要，兩邊的責任都不負。這些人是最不覺得受壓迫的，因為他們生活的時空是沒有歷史的。

GB：我明白你對男性假扮自己可為女性說話而感到的憤怒。另外還有一種更可怕的現象是，一開始站出來就說，我是白人，我是男性，我是異性戀者，從而抹煞自己要處理種族、性別問題的責任。彷彿位屬中心成為一個不需要面對問題的藉口。

這無疑是身分政治，多元文化主義的一項危機。該種族主義成了有色人種的專利，重新鞏固白色不是一種膚色的神話。如何令享有特權、處於中心的人亦談特權，亦談他們擁有的權力是甚麼，是如何構成的，是甚麼使他們位處中心，而不單是追他們閉眼，追他們聆聽，或冒充聆聽邊緣的聲音，是目前必需想辦法做的事情。

Banff開始下雪，才九月天。即使我們有整個背囊的寢情，亦不見得是一個或者兩個巡府大人會打救得來。我們在遊客購物區找靴子，Gregg一條腿碰在一塊木板的角落上。走出店，他的褲腳開始滲出血來。我本能地伸手替他掀褲腳，他喝住我：「不要摸！」我嘆一下縮回手去，望向別處，他摸一下傷口，伸出舌頭舔舔手指，告訴我不打緊。我們回程時他的腿一直在流血。

是夜我們又約在泳池見，他遲到半小時。這是我第一次強烈地感到，這種叫瘟疫的距離，而且只有一隻手指這樣近。

(編按：作者游靜正在加拿大BANFF CENTRE FOR THE ARTS進修電影/錄像創作，現正與Gregg Bordowitz合作拍攝一部錄像作品，為上文之影像版。)